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五十回 遇難成祥馬能伏虎 逢凶化吉婦可降夫

話說那虎望著小山、若花，按著前足，搖著大尾，發威作勢，又要迎面撲來。二人連說「不好……」正在驚慌，忽聞一陣鼓聲如雷鳴一般，振的山搖地動。從那鼓聲之中，由高峰擡下一匹怪馬：渾身白毛，背上一角，四個虎爪，一條黑尾。

口中放出鼓聲，飛奔而來。大蟲一見，早已逃竄去了。若花道：「此獸雖然有角，無非驃馬之類，生的並不兇惡，為何虎卻怕他？阿妹可知其名麼？」小山道：「妹子聞得駁馬一角在首，其鳴如鼓，喜食虎豹。此獸角雖在背，形狀與駁馬相倣，大約必是駁馬之類。」只見此獸走到眼前，搖頭擺尾，甚覺馴熟，就在面前臥下，口食青草。小山見他如此馴良，用手在他背上撫摩，因向若花道：「妹子聞得良馬最通靈性。此時我們斷不能上山，何不將他騎上？或能馱過嶺去，也未可知，況他背上有角，又可抱住，不致傾跌。必須把他頸項縛住，就如絲韁一般，帶在手裡，才不致亂走。不知他可聽人調度？我且試他一試。」隨將身邊絲縲解下，向駁馬道：「我唐閩臣因尋親至此，蒙若花姊姊攜伴同行，不意一時足痛不能上山，今幸得遇良馬。吾聞良馬比君子，若能通靈性，即將我們馱過嶺去，將來回歸故土，當供良馬牌位，日日焚香，以志大德。」一面說著，將絲縲縛在駁馬項上，包袱都掛角上，牽至一塊石旁，把若花攙扶上去，一手抱角，一手牽著絲縲。小山登在石上，就在若花身後，也騎在駁馬背上。若花道：「阿妹將我身背抱緊，我放轡頭了。」手提絲縲抖了兩抖，駁馬放開四足，竟朝嶺上走去。二人騎在馬上，甚覺平穩，歡喜非常。不多時，越過高嶺，來到嶺下。那個大蟲正在趕逐野獸，駁馬一見，早已放出鼓聲，要想奔去。若花忙提絲縲，帶到一塊石旁，把馬勒住，都由石上慢慢下來，取了包袱，解下絲縲。駁馬連撞帶跳，轉眼間越過山嶺，追趕大蟲去了。

二人略略歇息，背了包袱，又走數里。小山恐若花足痛，早早尋個石洞歇了。

次日又朝前進，若花道：「今日喜得道路平坦，緩步而行，尚不費力。但我自從吃這松實柏子，腹中每每覺餓，連日雖然吃些桑椹之類，也不濟事。此地離船甚遠，必須把豆麵再吃一頓，方好行路；不然，腿上更覺無力了。」小山道：「妹子自從吃了松實柏子，只覺精神陡長，所以日日以他為糧。那知姊姊卻是如此。何不早說？」即將豆麵取出。若花飽餐一頓，登時腿腳強健。又走兩日。這日在路閑談，小山道：「我們自從上山，走了半月，才到鏡花嶺；如今從泣紅亭回來，已走七日，看來已有一半路程。這二日餘日，舅舅、舅母，不知怎樣盼望！」若花道：「宛如阿妹缺了伴侶，只怕還更想哩。」

忽聽林內有人叫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你們回來了！」二人小覺吃了一嚇，忙按寶劍，將腳立住，遙見林之洋氣喘吁吁跑來道：「俺在那邊樹下遠遠看著兩人，頭戴帽兒，背著包袱，俺說必是你們回來，好極！好極！幾乎盼殺俺了！」小山道：「甥女別後，舅母身上可好？舅舅為何不在山下看守船隻，卻走出若干路程，吃這辛苦？」若花道：「阿父山下何日起身？離船幾日了？阿母、阿妹，身體可安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們兩個想是把路走迷了？前面已到小蓬萊石碑，頃刻就要下山，怎說這話？俺因你們去了二日多日不見回來，心裡記掛，每日上來望望，今日來了多時，正在盼望，那知你們巧巧回來。」二人聽了，如夢方醒，更歎仙家作用之奇。

即同林之洋下山上船，放下包袱，見過呂氏、宛如；乳母替他們除了帽兒，脫去箭衣。喘息定了，小山才把「遇見樵夫，接著父親之信，囑我回去赴試，俟中才女，方能相見」的話，告訴一遍。林之洋把信看了。歡喜道：「妹夫說等甥女中過方能相聚。不過再隔一年，就可相見。」小山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安知父親不是騙我？況海外又無便船，如何就能回鄉？」林之洋聽了，惟恐小山又要上去，連忙說道：「據俺看來：這話決不騙你，他若立意不肯回家，為甚寄信與你？甥女只管放心！好在這路俺常販貨來往，將來甥女考過，你父親如不回家，俺們仍舊同來；如今早早回去，也免你母親在家掛念。」小山聽罷，正中下懷，暗暗歡喜，故意說道：「舅舅既允日後仍舊同來，甥女何必忙在一時？就遵舅舅之命，暫且回去，將來再計較。」林之洋點頭道：「甥女這話才是，但你父親信內囑你改名『閩臣』，自然有個道理，今後必須改了，才不負你父親之意。」因向婉如道：「以後把他叫作閩臣姊姊，莫叫小山姊姊了。」隨即張羅開船。唐閩臣把信收過。呂氏見閩臣肯回嶺南，也甚喜道：「此番速速回去，不獨你母親放心，那考才女也是一樁大事。你若中了才女，你父母面上榮耀，不必說了，就是俺們在親友面前，也覺光彩。倘能攜帶若花、宛如也能得中，那更好了。」

大家一路閑談。姊妹三個，都將詩賦日日用功。閩臣偷空，把泣紅亭碑記另用紙筆抄了。因蕉葉殘缺，即包好沉入海中。又將碑記給宛如觀看，也是一字不識。因此更覺愛護，暗暗付道：「此碑雖落我手，上面所載事蹟，都是未來之事，不能知其詳細，必須百餘年後，將這百人一生事業，同這碑記細細合參，方能一一了然。不知將來可能得遇有緣？倘能遇一文士，把這事蹟鋪敘起來，做一部碑官野史，也是千秋佳話。」正要放入箱內，只見宛如所養那個白猿忽然走來，把碑記拿在手內，倒像觀看光景。閩臣笑道：「我看你每每寧神養性，不食煙火，雖然有些道理，但這上面事蹟，你何能曉得。卻要拿著觀看？如今我要將這碑記付給有緣的，你能替我辦此大功麼？大約再修幾百年，等你得道，那就好了。」一面說笑，將碑記奪過，收入箱內。因與白猿鬥趣，偶然想起駁馬，隨即寫了良馬牌位，供在船上，早晚焚香。

一路順風。光陰迅速，這日到了兩面國，起了風暴，將船收口。林之洋道：「俺在海外，那怕女兒國把俺百股磨折，俺也不懼，就怕兩面國：他那浩然巾內藏著一張壞臉，業已難防；他還老著面皮，只管訛人錢財。」閩臣道：「他們怎樣訛人？」林之洋就把當日在此遇盜，虧得徐麗蓉兄妹相救的話說了一遍。

若花道：「前年既有此事，阿父倒不可大意。到了夜晚，大家都不可睡，並命眾水手多帶鳥槍來往巡更，阿父不時巡查：一切謹慎，也可放心了。」林之洋連連點頭，即到外面告知眾人。到了日暮，前後梆鈴之聲，絡繹不絕；多、林二人不時出來巡查。

天將發曉，風暴已息，正收拾開船。忽有無數小舟蜂擁而至，把大船團團圍住，只聽槍炮聲響成一片。船上眾人被他這陣槍炮嚇的鳥槍也不敢放。登時有許多強盜跳上大船。為首一個大盜，走進中艙，在上首坐了，旁列數人，都是手執大刀，個個頭戴浩然巾，一臉殺氣。閩臣姊妹在內偷看，渾身發抖。眾嘍囉把多、林二人並眾水手如鷹拿燕雀一般，帶到大盜面前。二人朝上望了一望，那上面坐的，原來就是前年被徐麗蓉彈子打傷的那個大盜。只見他指著林之洋喊道：「這不是口中稱『俺』的囚徒麼？快把他首級取來！」眾嘍囉一齊動手。林之洋嚇的拚命喊道：「大王殺我，我也不怨；副我，我也不怨，任憑把我怎樣，我都不怨；就只說我稱『俺』，我甚委屈！我生平何曾稱『俺』？我又不知『俺』是甚麼。求大王把這『俺』字說明，我也死的明白。」眾嘍囉道：「稟大王：他連『俺』的來歷還不知，大王莫認差了？剛才來時，夫人吩咐，倘誤傷人命，回去都有不是。求大王詳察。」

大盜道：「既如此，把他放了。你們再把船上婦女帶來我看。」眾嘍囉答應，將呂氏、乳母、閩臣、若花、宛如帶到面前。大盜看了道：「其中並無前年放彈惡女。他這船上共有若干貨物？」眾嘍囉道：「剛才查過，並無多貨，只有百斤擔白米，二斤擔粉條子，二斤擔青菜，還有幾隻衣箱。」大盜笑道：「他這禮物雖覺微末，俗語說的：『千里送鵝毛，禮輕人意重。』只好備個領謝帖兒，權且收了。你們再去細看，莫把燕窩認作粉條子；若是燕窩，我又有好東西吃了。但他們那知我大王喜吃燕窩，就肯送來？那三個女子生的都覺出色，恰好夫人眼前正少丫鬟，既承他們美意遠遠送來，所謂『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』，也只好備個領謝帖兒。爾等即將他們帶至山寨，送交夫人使用。一路須要小心，倘有走失，割頭示眾！」眾嘍囉答應。多、林二人再三跪求，那裡肯聽。不由分說，把閩臣、若花、宛如擄上小舟。所有米糧以及衣箱，也都搬的顆粒無存。一齊跳上小船。

只聽一聲胡哨，霎時扯起風帆，如飛而去。呂氏嘍囉慟哭；林之洋只急的跺腳捶胸，即同多九公坐了三板，前去探信。

閩臣姊妹三人，被眾人擄上小舟，明知凶多吉少，一心只想跳下海去；無奈眾人團團圍住，步步隄防，竟無一隙之空。不多時，進了山寨。隨後大盜也到，把他三人引進內室。裡面有個婦人迎出道：「相公為何去了許久？」大盜道：「我恐昨日那個黑女

不中夫人之意，今日又去尋了三個丫鬟回來，所以耽擱。」因向閨臣三人道：「你們為何不給夫人磕頭？」三人看時，只見那婦人年紀未滿三旬，生的中等人材，滿臉脂粉，渾身綾羅，打扮卻極妖媚，三人看了，只得上前道了萬福，站在一旁。大盜笑道：「這三個丫鬟同那黑女都是不懂規矩，不會行禮，連個叩頭搶地也不知道。夫人看他三個生得可好？也還中意麼？」婦人聽了，把他三人看了，不覺愣了一愣，臉上紅了一紅，因笑道：「今日山寨添人進口，為何不設筵席？難道喜酒也不吃麼？」旁邊走過兩個老嫗道：「久已預備，就請夫人同大王前去用宴。」婦人道：「就在此處擺設最好。」老嫗答應。登時擺設齊備，夫妻兩個對面坐了。

大盜道：「昨日那個黑女同這三個女子都是不知規矩，夫人何不命他都到筵前跟著老嫗習學，將來伺候夫人，豈不好麼？」婦人點頭，吩咐老嫗即去傳喚。

老嫗答應，帶了一個黑女進來。閨臣看時，那黑女滿面淚痕，生的倒也清秀，年紀不過五六歲。老嫗把黑女同閨臣姊妹帶至筵前，分在兩旁侍立。大盜一面看著，手裡拿著酒杯，只喜的眉開眼笑，一連飲了數杯道：「夫人何不命這四個丫鬟輪流把盞，我們痛飲一番，何如？」婦人聽了，鼻中哼了一聲，只得點頭道：「你們四個都與大王輪流敬酒。」四人雖然答應，都不肯動身。若花道：「這個女盜既教我們斟酒，何不趁此將大盜灌醉，然後再求女盜放我們回去，豈不是好？」隨即上前執壺，替他夫妻滿滿斟了下來；因向閨臣、婉如暗暗遞個眼色。

二人會意，也上前輪流把盞。那個黑女見他們都去斟酒，只得也去斟了一巡。

大盜看了，樂不可支，真是酒入歡腸，越飲越有精神。那裡禁得四人手不停壺，只飲的前仰後合，身子亂幌，飲到後來，醉眼朦朧，呆呆望著四人只管發笑。

婦人看著，不覺冷笑道：「我看相公這個光景，莫非喜愛他們麼？」大盜聽了，滿面歡容，不敢答言，仍是嘻嘻癡笑。婦人道：「我房中向有老嫗服侍，可以無須多婢。相公既然喜愛，莫若把他四個都帶去作妾，豈不好麼？」閨臣姊妹聽了，暗暗只說：「不好！性命要送在此處了！」大盜把神寧了一寧道：「夫人此話果真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怎好騙你！我又不曾生育，你同他們成了喜事，將來多生幾個兒女，也不枉連日操勞一場。」

若花聽了，只管望著閨臣，閨臣把眼看著婉如：姊妹三個，登時面如傅土，身似篩糠。閨臣把他二人衣服拉了一把，退了兩步，暗暗說道：「適聽女盜所言，我們萬無生理。但怎樣死法，大家必須預先議定，省得臨時驚慌。」若花道：「我們還是投井呢？還是尋找廚刀自刎呢？」閨臣道：「廚房有人，豈能自刎；莫若投井最好。」婉如道：「二位姊妹千萬攜帶妹子同去。倘把俺丟下，就沒命了！」

若花道：「阿妹真是視死如歸。此時性命只在頃刻，你還鬥趣！」婉如道：「俺怎鬥趣？」若花道：「你說把你丟下就沒命了，難道把你帶到井裡倒有命了？」

只聽那婦人道：「此事不知可合你意？如果可行，我好替你選擇吉期。」大盜聽了，喜笑顏開，渾身發軟，望著婦人深深打躬道：「拙夫意欲納寵，真是眠思夢想，已非一日，惟恐夫人見怪，不敢啟齒。適聽夫人之言，竟合我心。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只聽碗盞一片聲響，那婦人早把筵席掀翻，弄了大盜一身酒菜，房中所有器具，撈的滿天飛舞。將身倒在地下，如殺豬一般，放聲哭道：「你這狠心強賊！我只當你果真替我尋丫鬟，那知借此為名，卻存這個歹意！你即有心置妾，要我何用？我又何必活在世上，討人憎嫌！」說罷爬起，拿了一把剪刀，對準自己咽喉，咬定銀牙，緊皺蛾眉，眼淚汪汪，氣喘噓噓，渾身亂抖，兩手發顫，直向頸項狠狠刺來。大盜一見，嚇的膽戰心驚，忙把剪刀奪過，跪求道：「剛才只因多飲幾杯，癡迷心竅，酒後失言，只求夫人饒恕，從此再不妄生邪念了。」婦人仍是啼哭，口口聲聲，只說丈夫負義，務要尋死。一面哭著，又用帶子套在頸上，要尋自盡，又被大盜搶去；猛然一頭要朝壁上撞去，也被大盜攔住。大盜心忙意亂，無計可施，只得磕頭道：「我已立誓不敢再存惡念，無如夫人執意不信。如今只好教他們打個樣子，以後再犯，就照今日加倍責罰，也是情願。」因命老嫗把四個行杖嘍囉傳進內室道：「我酒後失言，忤了夫人，以致夫人動怒，只要尋死。只得煩你們照軍門規矩，將我重責二□。如夫人念我皮肉吃苦，回心轉意，就算你們大功一次。我雖懼怕夫人，你們切莫傳揚出去，設或被人聽見強盜也會懼內，那才是個笑話哩。」將身爬在地下。四個嘍囉無可奈何，只得舉起竹板，一遞一換，輕輕打去。大盜假意喊叫，只求夫人饒恕。剛打到二□，婦人忽然手指大盜道：「你存這個歹意，我本與你不共戴天；今你既肯捨著皮肉，我又何必定要尋死？但剛才所打，都是虛應故事，如果要我回心轉意，必須由我再打二□，才能消我之氣。」大盜聽了，惟有連連叩首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